

“偷牛小国”的逆袭 楚(君)王四十二

——楚考烈王记事 ②②

沈国冰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八季)大型征文

1

如果知道后来居然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当初不过是方圆五十里的“偷牛小国”，我们更会对楚国的一路走来，励精图治、奋发突起、不屈不挠、肃然起敬、刮目相看。

燧人、伏羲、神农，被尊称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尊称为“五帝”。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他们对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都建立有不世之功。

“五帝”之一的颛顼，他有一个曾孙，名字叫作重黎，被同样是“五帝之一”帝喾被任命为火正。

火正，就是火师，官职名称。主要负责火种的保管以及祭祀时火的使用。

在人类还没有发明和掌握人工取火技术(比如钻木取火、钻燧取火)之前，火种的来源主要依赖对自然界天然火种的提取和保存。比如，雷击产生的火种，阳光曝晒易燃物产生的火种。

有了火，远古的人类不仅可以享受到熟食和美味，还能在夜晚带来光明。

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火正不仅位高权重，还要深得五帝的高度信任，才会被任命担任这个极为重要的核心职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正这一职位，由最初的火种保管、负责祭祀用火，渐渐演变为具有占卜、祈愿和沟通人神功能的巫师。

巫师，是祭祀的主角。因为重黎担任火正以来，业绩突出、功绩显著，被帝喾赐名为祝融。

所以，祝融的职位是火正，也就是火师。

祝融后来演变成成为火神。可是后来，人们只记得祝融这个名称，反而不记得重黎这个名字了。

其实，重黎应该是火神才对。

2

早在帝喾时代，祝融一族在今天的河南省新郑一带，建立祝融氏之国。

因此，新郑又被称为“祝融氏之墟”。“祝融氏之墟”是楚人先民的最早起源地。

祝融氏有很多分支，其中的一支后裔，生活在“祝融之墟”的有熊(地名)，这就是后来楚王以熊为姓、以熊为氏的源起。

祝融的儿子陆终，有六个儿子，第六个儿子叫季连。季连的后裔里，有一个叫作鬻熊的人。

“清华简”公布后，其中的一篇《楚居》，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鬻熊的妻子妣厉难产。

巫师剖开了妣厉的腹部，取出了婴孩。

这个婴孩后来取名熊丽。熊丽存活了下来，不幸的是，妣厉却因此而死去。

鬻熊和有熊部落的人，都异常伤心。巫师用“楚”，也就是今天被人们熟知的荆条，细心地包裹妣厉的腹部，以让她的腹部看起来好像没有伤口一样。

然后，把妣厉安葬在了有熊部落的领地里。

为了纪念她，有熊部落称自己所居住之地为“楚”，称自己为“楚人”。这是“楚”这个名称的来源。

此后，诞生了“荆楚大地”之称。

3

鬻熊，很有志向和远大抱负。商朝末年，鬻熊投奔周国(商朝的诸



侯国，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西周的发源地)，得到西伯侯、周国君姬昌的赏识和信任，幸运地成为姬昌的火师。

《史记》里这样记载：“鬻熊子事文王”。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大意是“鬻熊如同儿子对待自己的父亲那般侍奉周文王”。这显示了鬻熊对姬昌的赤胆忠心

和绝对忠诚。事实上，鬻熊不仅仅是姬昌的火师，还相当于姬昌的老师，指导姬昌著作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一部传世经典——《周易》。

姬昌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发接任。姬发顺应民意，一举推翻民怨沸腾的商纣王，建立西周，成为西周的首任王。

姬昌，西周的奠基人。姬发，西周的创建者。

西周建国后，姬发时常感念父亲姬昌对自己的教诲、培养以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追封自己的父亲姬昌为文王。

这是姬昌的周文王谥号的源起。事实上，周文王姬昌，并没有真正担任过西周的王。

这也是历史上，西周传国“12王 11代”说法的由来。

周武王姬发去世后，他的儿子姬诵接任，成为西周的第二任国君，史称周成王。

西周盛世“成康之治”，由此开启了。周成王姬诵，和他的父亲一样，十分感念国家奠基人姬昌的卓著功勋。

周成王姬诵也没有忘记鬻熊所作出的贡献，于是，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子爵。

西周的爵位制，分为：公、侯、伯、子、男。子爵，是封地最小的爵位。

但毕竟有封地，总比没有封地强。有了封地，才有立足之地。

子爵熊绎，得到方圆五十里的封地。封地在丹阳(今天的河南省淅川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现淅川境内丹江水库库区)。

楚国建国。跻身西周 100 多个诸侯国之列。熊绎，成为楚国始封君，也就是楚国的第一位国君。

丹阳，成为楚国始都。

4

楚国初建的时候，一贫如洗。熊绎唯一拿到手的，就是方圆五十里封地。

熊绎带着楚人，来到了自己的封地丹阳。即便再穷，也要祭祀，怀念和犒劳先祖，祈愿先祖和上天的庇护，降下好运、福祉，驱邪免灾，保佑楚人繁衍兴旺。

用来祭祀的庙堂(草棚)建好了，却发现，一无所有，找遍全国，还是连祭祀必备的牺牲都没有找到。

人穷志短。无奈，只有来到邻国都

国，悄悄牵走(偷)了一头连角都还没有长出来的小牛，但又担心小牛的主人找来，于是连夜把小牛宰杀祭祀。

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都国盗牛”，也叫“楚人盗牛”。

楚国，也一直被人讥讽为“偷牛小国”。

此后，楚国一直沿袭和保留着夜间祭祀的习俗。

熊绎在担任楚君的任上，和普通的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乘坐牛拉的柴车，身穿破旧的衣服，和楚人一起辛勤劳作，开山、耕种，发展农业生产。

熊绎十分怜惜和爱护民众。熊绎还以他的先祖鬻熊为榜样，对周天子忠心耿耿，尽心尽责。每年秋天，丰收之后，熊绎都会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去向周天子进贡。他与齐国、鲁国等国君一起，竭力辅助周成王和周康王。西周著名的“成康盛世”，也有着小国楚国的贡献。

5

所有的路，都不会白走。任何励精图治，都不会白费。小到一个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

“偷牛小国”楚国的不懈进取和努力，渐渐赢得民众的拥护，国力不断增强。

一代接续一代，开疆拓土，楚国的版图就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展。

经过 16 代楚君，300 余年的接续奋力，到了楚武王熊通的时候，楚国的疆域广表，国力强盛。

楚武王熊通，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楚君。公元前 704 年，已经担任了 36 年楚君的熊通，自尊称王。

雄心 and 野心，都暴露无遗。周天子和那个时候的天下共主，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称为王。

一股天下的霸气，已经展现。楚武王熊通，是周朝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因为他是西周所有诸侯国，第一个称王的诸侯国。

楚武王熊通，是楚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他之前，皆为楚君(共有 16 位)；他之后，皆为楚王(共有 26 位)。

空前，但没有绝后。公元前 690 年，当了 36 年楚君又 15 年楚王，前后 51 年楚(君)王的楚武王熊通，在楚都丹阳去世了。

楚武王熊通，把一个生机勃勃楚国，交到了他的儿子熊贲手中。

熊贲成为新的楚王，是为楚文王。楚武王熊通告诉熊贲，中原腹地已经无法承载楚国的宏图，楚国应该把眼光投向更远的南方。

同样雄才大略的楚文王，在他刚刚担任楚王的初年(楚文王元年)，毅然决然地把楚国都城，迁往江汉平原腹地(今天湖北荆州的纪南城)，命名曰郢都。

6

从中原大地，到江汉平原，从公元前 689 年楚文王元年迁都郢都，楚国以今天的湖北荆州为中心，开启了长达 412 年(公元前 689 年楚文王从丹阳迁都郢都，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的光辉岁月。

公元前 613 年至公元前 591 年，楚庄王熊旅(熊伯)担任楚王的 23 年间，楚国登上春秋霸主之位，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问鼎中原，北上饮马黄河。楚国在庄王时代，达到春秋最为强盛的巅峰。

楚宣王熊良夫执政的 30 年间(公元前 369 年—公元前 340 年)，楚威王熊商执政的 11 年间(公元前 339 年—公元前 329 年)，并称“宣威盛世”，那个时候，楚国成为七雄中疆域最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位居七雄第二位，达到战国最为强盛时期。

楚国的国都郢都(纪南城)，生活有 30 万人，极为繁华，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当之无愧的一线大城市。

那个时候，七雄总人口不过 2000 万。然而，也许国运如此，盛极必衰。在“宣威盛世”之后，楚怀王熊横执政的 30 年(公元前 328 年—公元前 299 年)和楚顷襄王(公元前 298 年—公元前 263 年)执政的 36 年，楚国形势急转直下。也就是在这短短 66 年间，楚国彻底失去可能统一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

公元前 278 年，也就是楚顷襄王 21 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标志性大事件。秦将白起率领的秦军，攻陷楚都郢都。

公元前 278 年，楚顷襄王迁都陈城(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不知道是否还记得，公元前 689 年，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楚文王把楚国都城从丹阳迁都郢都，楚国从中原跃进至江汉。

时隔 412 年辉煌岁月，公元前 278 年，楚顷襄王迁都陈城。

楚都，在 412 年之后，重回中原。事情不是重回中原那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楚国彻底失去了辽阔、富饶的江汉平原。

标志着楚国由盛转衰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从那时起，楚国此后的 55 年，都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之中。

楚国，在苦苦等待着一位雄主的出现。他将带着中兴楚国的薪火，肩负举国之重任，现身战国晚期广阔而喧嚣的历史舞台。

如你所知，他的名字叫作熊完。楚国的最后一代雄主，楚考烈王。

蓦然回首，寿县商业三千年……

杜长青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五季)征文

寿县，春秋时为州来国，古称寿春、寿阳、寿州，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南岸。其商业发展历史悠久，商业文化源远流长。

寿县商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州来是南下长江、北通中原，是南北交通的重要城邑。其南自淮河，经施、淝(流经寿县)二水和巢湖而达于江上，通向吴越。1957 年在寿县城东南近郊出土的鄂君启金节、寿县楚幽王墓出土的铜尺以及 1979 年出土的楚金布和楚铜币，足以表明当时寿县商业的发达，是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的著名商业都会。战国后期，楚考烈王迁都于寿春，淮河流域成为楚国的政治中心，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再加上该流域所具有的经济过渡带的条件，更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商业发展很快。商业成为赢利最快的行业，很多人弃本逐末，一度形成商业高潮。寿县、合肥为当时淮河以南的商业重镇，经济发达。西汉时期，成书于淮南的《淮南子》中，商业经济思想十分丰富。《淮南子》充分肯定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把商业流通活跃，作为开明盛世的一个标志。在商业经济管理上，坚持“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坚持自由放任的管理原则，主张轻徭薄赋、合理税负。在经营管理上，提出针对市场需求组织商品，诚信经营等经商之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的大分裂时期，淮河流域恰处于南北政权割据对峙的过渡地带。从总体上说，社会动荡，战争连绵，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商业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缓慢的发展过程。曹魏时期寿春(东晋改称寿阳，今寿县)为扬州治地，是曹魏经营淮南的经济和军事中心。由于寿春周围的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每当战争间歇，地方经济即有所恢复。城内有“市”，有“中都街”，城外有“草市”。粮食贸易是当时商品交换的大宗。寿春是当时政府与民和“市”，与南北政权间“聘访贸易”的重要枢纽。南北朝时的全国商业交通路线共有四条，洛阳到寿春是其中一条。

淮河流域是隋唐王朝的腹心之地，由于推行了一系列唐朝驰禁政策和兴商措施，淮河流域凭借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居于四方之中的地理位置，商业贸易的条件空前优越，特别是大运河的修通，两淮水运系统形成崭新的格局，商业交易四通八达。寿州作为淮上大都，隋文帝建寿州总管府。大业初改为淮南郡，是淮河地区沟通淮颍水道和淝水鸡鸣河水道的重要城邑。唐代，在寿州建置中都督府，境内瓷器、丝绸、茶叶、粮食等产品著名，对外贸易蜚声南北。安史之乱后，唐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窘困已极，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寿县商业的发展。

北宋是继唐朝以后淮河流域经济又一个繁荣的时代，经北宋政权的着力经营，江淮已是“天下根本”，是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和财富供应地。商业的活跃主要表现在：一是商品品种的增多和商品流通地域的扩大；二是商业资本扩大，富商大贾众多且炙手可热；三是市场分工更加细致和商业分工日益完善，不仅有商品

交易的分工(有各种“市场”)和商业分工(有各种“行”)，而且有手工业分工和服务业分工；四是商业经营管理较前改善，广告招揽生意较为普遍。当时，作为综合性城市的寿州，地近汴、洛，西连光州、信阳，南控庐、和二州，为南北往来的地区中心。《宋史·地理志》曰：“淮南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善商贾，鄆里饶富，多高费之家，扬、寿皆为重镇。”足见当时寿县商业的繁荣发达。宋金对峙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流域经济一度衰落。但发达的商品经济土壤依然生长出早期的边贸特区，公元 1151—115 年、1165—1206 年、1208—1234 年，宋金在寿县城西北八公山下，设立了“榷场”，以通商贸。宋金“榷场”贸易广泛，大宗商品主要是茶、绢、盐、生姜、陈皮等生活用品。

金元之际，由于战争和地区经济残破，特别是元末“韩林儿之乱”闹得十室九空，商业萧条。全国统一后，两淮地区商业往来不受任何限制，南北各地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安丰路总管府(治所寿春)，粮食物资贩运和高利贷活跃，每年都为当时的政权提供大量的税收。

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和南京、北京两大都城商业贸易的发展，淮河流域沿运、沿淮和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及其商业迅猛发展。寿州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南岸，为“淮南一都会，地方千里，有陂泽之饶，……水陆辐辏”，商业经济发达。其境内之正阳镇位于淮河干流主航道南岸，东接淮、颍、西通关、陕，商贩辐辏，利有鱼盐，淮南第一镇也。由于正阳码头来往商船众多，明王朝于成化元年(公元 1465 年)在此设立了“钞关”，以征收来往商船的商税。位于寿县东南 60 里的瓦埠镇，“淝水环绕，北流入淮，舟楫商贩，往来不绝，亦州之大镇也。”寿县西南的隐贤镇，扼淝河中游，市肆民居栉比鳞次，宛若县城。河畔连舟接棹，首尾数里，茶麻丝布贸易兴隆，亦商业大镇。

明清清初，淮河流域的城市及其商业受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但是，随着战乱的平息和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城市及其商业也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不仅沿运城市再度走向繁荣发达之途，而且沿淮之“草市”“淝水环绕，北流入淮，舟楫商贩，往来不绝，亦州之大镇也。”寿县西南的隐贤镇，扼淝河中游，市肆民居栉比鳞次，宛若县城。河畔连舟接棹，首尾数里，茶麻丝布贸易兴隆，亦商业大镇。

明末清初，淮河流域的城市及其商业受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但是，随着战乱的平息和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城市及其商业也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不仅沿运城市再度走向繁荣发达之途，而且沿淮之“草市”“淝水环绕，北流入淮，舟楫商贩，往来不绝，亦州之大镇也。”寿县西南的隐贤镇，扼淝河中游，市肆民居栉比鳞次，宛若县城。河畔连舟接棹，首尾数里，茶麻丝布贸易兴隆，亦商业大镇。

抗日战争时期，县政府暨所属机关移驻保义镇，于是境内的堰口、保义、迎河等较大集镇商业一度兴盛。迎河集地处沛河要冲，又距敌占区较远，成为大别山土特产——茶、麻、竹、木及食盐的集散地。1942 年，迎河集镇商民由原来的 200 余户，猛增至 1000 多户。竹木行业兴盛，有木行(厂)20 余户。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 3 月，县城举行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县政府积极贯彻工商业政策，消除工商界疑虑，重振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寿县商业大有发展。1956 年，寿县开展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合作化，国营商业、集体商业迅速发展。从此，寿县商业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第七季)大型征文

“陈蔡之厄”是比喻旅途中遇到食宿困难的成语，此典的主人公是孔丘，发生的故事与淮南有关。

公元前 496 年，孔子 55 岁。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孔丘开始了周游列国之旅，先后去过卫、曹、宋、齐、郑、陈、蔡、楚等国，历时 14 年，直到 68 岁才重返鲁国。

孔子这一路上发生了无数的故事，形成了不少成语典故，比较常用的四字句成语就有“指点迷津”“招摇过市”“丧家之犬”“诲人不倦”“乐以忘忧”等等，非四字句成语还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名不正则言不顺”等等。后来，“周游列国”本身也被用作指代走遍天下的成语。

相对来说，“陈蔡之厄”之典比较生疏，虽为成语，但不常用。

《史记·孔子世家》记录了孔丘遭遇陈蔡之厄的全过程：公元前 493 年，在吴国帮助下，“蔡迁于州来”。公元前 491 年，“孔子自陈迁于蔡”，此后在蔡国常住。同年，蔡国发生政变，“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至，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次年，孔子短暂离蔡，先是“自蔡如叶”(今河南省叶县)。不久“去叶，反于蔡”。公元前 489 年，“孔子迁于蔡三岁”。那一年，“吴伐陈，楚救陈，(楚昭王)军于城父(今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

楚昭王“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于是派人礼聘孔子，孔子随即动身。当时陈是楚的盟国，国都即今河南省周口市淮

阳区；蔡是楚的敌国，国都即今寿县战国寿春城遗址。陈、蔡两国关系并未受到楚国影响，因距离不远，互相之间交往很多。听说楚昭王要请孔子，陈、蔡两国的大夫们谋划说，孔子是贤人，他所讽刺抨击的都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他长久滞留在陈、蔡之间，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他的想法。楚国是大国，前来聘请孔子，倘若孔子在楚国发挥作用，将来我们就都危险了。于是，两国大夫“发徒役围孔子于野”。

孔子被困后，无法行路，粮食断绝。随从弟子们也全都疲惫不堪，甚至饿得站不起来，但孔子仍然坚持讲习诵读，演奏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后来，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此即“陈蔡之厄”的全过程。

从《孔子世家》叙述的情况来看，从公元前 491 年至前 489 年，孔子前后居蔡 3 年，虽然短暂出行一次，但主要还是在淮南区生活。

《先秦诸子系年》对孔子的“陈蔡之厄”表示质疑，有三篇短文说到此事。《孔子在陈绝粮考》否认陈、蔡大夫相谋“发徒役围孔子于野”，认为孔子是在旅途中突遇兵灾，因而断粮；《孔子至蔡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蔡》否认孔子居于淮南。蔡国迁都州来后，楚国将没有随迁的蔡国百姓强迁到负函(河南省信阳市)，使与他们与故国完全隔离；《楚昭王兴师迎孔子辨》直接否认楚昭王在城父迎孔子事，认为是后人臆说。

孔子遭遇的“陈蔡之厄”

周 强

《先秦诸子系年》所引观点主要来自崔述、江永、潘维城等人，他们在清代开疑古思潮先河，但钱穆对孟轲(孟子·尽心下)“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却引而未述。

查看地图，陈与州来之间的直线距离是 200 公里，陈与负函之间的直线距离是 250 公里。而负函只是楚国的一个小地方，连《中国历史地图集》都没有标注，更不至于有楚国大夫级别的官员在此管理楚国小地方。

另外楚昭王当时还在城父。陈在城父正西 100 公里，州来在城父东南 120 公里，如此的话，“君子之厄于陈蔡(两国)之间”还能成立。而负函还在陈的正西南方向 200 多公里，已经深入到楚

国境内，如果硬要说是“陈(国)蔡(地)之间”，怎么看是怎么别扭。

孟子又说，陈蔡之厄发生的原因是“无上下之交也”，意思是孔子与陈、蔡两国的国君没有交往，因此大家对孔子产生误解，于是谋划了“围孔子于野”的“陈蔡之厄”事件。可见《孟子》是将“蔡”之所在直接指向建都州来亦即淮南的蔡国。

笔者以为，孟轲对孔丘的儒家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变革，其生活时代距离孔丘不到 200 年，对孔丘的生平应该比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人更为了解，其所述应该更为接近真实。孔丘确实是随淮南出走后，在陈、蔡之间遭遇了陈蔡之厄。